



## 一

连新闻专业的学生都懒得练笔了,偶尔写写也是“为赋新诗强说愁”,于是,布置了个题目,写“乡愁”。

本来以为,只有像我这样向老年迈进的人才不会动不动就回忆回忆过去,年轻人只愿埋头往前冲,哪有闲工夫想那些已经成为历史的没用的往事。

事实并非如此。有真情实感,文章写的也美。以下就是录的他们的文章中的句子。

以前不懂乡愁,只是觉得一道家乡美食真的比不上坐下来和同乡人闲聊,不必谈什么深奥的哲理,闲言碎语足够带人“回家”。回家的车上是最幸福的时刻,因为一家在不远处,耳边都是熟悉的口音,就真的到家了。

乡愁,寄托了每个在外奔波的赤子之心,是每次节假日都想飞奔回家的情绪,是每个除夕催促我回家的呼喊,是每次在外听到家乡消息后的暗自神伤。家乡是我们褪去一身疲倦的心灵净土,家乡是我们历尽千辛归来仍是少年的港湾。

记忆中,故乡在姥姥手中变成了一碗猪肉炖粉条,故乡是每次相遇都对心灵的一场洗涤。在《主持人大赛》中崔爽说的一段话我最喜欢,用在这里非常恰当:你为之奋斗的故乡,又何尝不是你难忘的故乡,它更像是一种信仰,它让你站在这里,却看到更远的地方。

我并没有拿起行囊远走他方,也没有历经世事的沧桑,只是每个有月亮的夜晚,对我而言,月色撒下的,是乡愁。在我内心深处,乡愁是那些回不去的时光。

我的家乡在日照五莲,在我心里,家乡拥有五莲特曲般的香醇浓郁。看到过一句话:哪有什么乡愁,人这一世,不过也是旅居人间罢了,但又不得不活,所有的美

好都是恰逢其时,我们出生在这里,体会着生活的滋味。方文山煽情地写进歌里的是这一句:我温了一壶乡愁,将往事喝个够。

每个人写的细节都很感人,我摘取的只是符合我要写的这篇文章的句子。看来,乡愁是不分年龄的,它藏在每个人的心里。

## 二

“乡愁”从何而来?是“每逢佳节倍思亲”吗?是余光中诗中的“这头那头”吗?是席慕容的“模糊的怅望”?是听《稻香》时无法抑制的回家念头?还是卡森·麦卡勒斯孤独的怀旧?

有人说,乡愁是一种对“可预测的、一致的、稳定的状态的依恋”,而且这种反应其实跟我们在过去和当下的处境其实关系不大。

有人则把乡愁称为“处于两个世界之间的正常过渡期”。是前途未卜的他乡的牵挂和回不去的故乡的悲伤无助。

还有人认为,乡愁属于在陌生环境下的“战或逃”式反应,对新环境的抗拒往往伴生着乡愁。

太学术化的概念不太好理解,我们说,乡愁是对家乡的感情和思念,是一种对家乡眷恋的情感状态。对故土的眷恋是人类共同而永恒的情感。远离故乡的游子、漂泊者、流浪汉、移民,谁都会思念自己的故土家乡。说白了,乡愁就是一种情感而已。

央视已打造了五年“一集一村”的纪录片《记住乡愁》之所以能拨动我们内心的那根弦儿,正是在家族历史、祖训族约、民间风俗的讲述中,看到了中国悠久的文化底蕴和根源脉络的延续。在那屋上炊烟、埝里鸡鸣中,记住乡愁,延续根脉,传承家风以至家国情怀。

纪录片的意义在于,很久很久以后,我们能在影像中感叹曾经的一段存在,或者唏嘘一下岁月的残酷。对于乡愁,也许只是每个人在成长的一生中偶尔啜摸一下的心绪吧。

## 三

我的村子是进不了《记住乡愁》聚焦的古村落的,“后坡楼”这个名字,除了我的乡亲,没人关注它的存在。但在我心里,那是我的圣地。据记载,因明万历年间先祖在一朝廷高官所建亭楼后面的岭坡上立村而得名。小时候,我还因外村小孩儿把它念成“后破锣”而大打出手。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在济南见我的表爷爷李天程,与做“地方志”的人饮一盞过往,才知道“从此故乡只有冬夏,再无春秋”的虚假。你家那棵白杨,我家那棵枣树;你家珍藏的古董字画,我家开放的秋千碾磨;你大哥点烟唱木兰,我大哥孤胆闯关东;你家堂屋门贴“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我家南屋门贴“世居东海,德重西周”;还有我们在上大学的时候,你我的父亲一起到乡里领救济粮……不觉四个小时过去,的确喝的不是酒了,是怀旧,是乡愁?

杀猪锅、饮牛汪、血林、拾兔子、羊卧场、芙蓉花、荆棘窝、……这些一块块田地的名字,有远古的呼唤,有不解的密码,有田园的乐趣,有流传的浪漫。

药铺、前染坊、二织匠、黄酒馆、草原木匠、大汪崖……看一个个小族的名称,就知道祖先曾经的辉煌,不亚于现在市场经济中的弄潮者,而且门风各有差异,各类英才辈出。据老少爷们数算,现在把在外当医生护士的后坡楼人划拉起来,在村里能建一所县级三甲医院;把在外当教师的敛活在一起,办哪个级别的学校都没问题,而且还是贵族学校。

村里几乎每个男性都有外号,俗称鬼名字、浑名字,有风雅者、有以性格特点为号者、有以生理缺陷为号者、有以在事件中的特殊表现者,或亲昵、或玩笑、或憎恶、或嘲弄。一说起来,全村男女老少,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而真名倒不记得了。这种文化,回忆起来真是有无穷妙趣。为避讳计,

就不提具体的人了。

才江忙儿、帮黑天儿、一大盼子、鼓扎、小厮、天井、当门、扎煞、扎固、嘎胡、嘎古、绝人、瓢偏、曲鳝、烟烟当子、截柳鬼儿、玛琥、搏罗盖儿、偏隆、乌苏银、方古页、不愈作……你要听懂这些方言,我的小眼珠子马上就会瞪得奇溜圆。2010年,胶南方言就列入青岛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了,而最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就是以我家为中心,方圆30公里内的方言,大致包括诸城、五莲、莒县、日照一些地方。你说它不好听,咬舌子,但你不觉得它蕴含着一种特殊的文化气质吗?也许我们的祖先曾经有过一个藏在历史里的不为人知的故事。

小时候被刁蛮的我打破头的二叔现在过得还好吧?被我撕破上衣后全二年级同学陪我去你家道歉的小表妹早已原谅我了吧?差点儿订成娃娃亲的她后来嫁了个什么样的男人?早已退休的小学老师还在为村里的民俗文化发挥余热吧?借给我看《古文观止》的抗美援朝老爷爷在那边会不会看到我写的文章?

吃不完的大白菜,摊不完的煎饼;续不完的豌豆香,喝不完的老烧;撵不走的百事通,编不完的瞎话。东洼、西河沿、南园、大北岭,我的全部乡愁都困在这里面

## 四

网上一篇《村子已死》的文章很轰动,大体意思是作者眼中的村子的魂已渐渐死去。故乡还在,古老的乡规民约宗族家训的血脉早空了。那些懂乡礼,知农事的真正农民和乡绅逐渐消失殆尽。乡村城市化走得太快,文明被丢弃在后边,村子发展得太快,村子人的思维还僵化滞后,造成了根断裂。把“农”排斥在“国学”之外对有着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灿烂的农耕文明的中华民族不得不是一种悲哀。最后说“别了,村子。我愿意站在高高的山岗,为你招魂!”

做纪录片《记住乡愁》是想保存记忆,其中难免有一些哀叹。而

这个叫“风子”的人“为村子招魂”,只是用不太好的文笔描述了一个大多数人看到的现实。真正有建设意义的,我认为是刘奇教授那篇针对农村环境治理走偏而写的《别让农民不食人间烟火》。

房前屋后,种瓜种豆。这本是农民祖祖辈辈形成的一种生产生活模式被养眼不实惠的“只让种植花草”取代了;

鸡鸭鹅成群,猪牛羊成圈。曾是体现农民富裕之家的写照,而今的乡村再也见不到这种景象;桃李杏柿枣梅樱,绕村四季花果香。现在这种“采即食,新鲜方便”的生活方式烟消云散;

袅袅炊烟,依依乡情。炊烟是乡村的独特景观,现在只能在城市里酒店的名字和歌曲里去勾起乡恋乡情了。不准烧柴草,只准烧天然气,这是要农民成仙“不食人间烟火”了。

刘奇教授认为走样的原因大体有四个方面:脱离实际的城市思维、追求极致的“仙境”思维、过重形象的政绩思维、整齐划一的军事思维。——就是缺乏农民思维。我是从农村来的,可以说见证着我养我的那个村庄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历史变迁,也忧虑着它的未来。刘奇教授描画的乡村景观起码在我老家那边已经不复存在了。

于是,乡村振兴最近火了,说要找回“乡村记忆”。打造乡村是要走出去的农民回来吗?那说说城镇化是个什么规划?打造旅游项目是要吸引城市人来消费?农村人一生打拼就是想过城市人的生活,城市人安逸想去体验不属于自己的乡愁,那咱换个儿行吗?很多事都经不起推敲,就是如此的矛盾。

今年也参加了一些乡村振兴研讨会、培训班,感觉都不疼不痒,把眼光放长远了看,事实上,这事儿压根就弄不到根儿上。

你们制度设计者久居城市,不了解乡村,只以城市人的视角考虑问题,不懂得农民和市民不一样。把选择权交给农民行吗?

记忆是回不去的,能回去的就不叫记忆。乡愁,记住是理所当然,因为那是初心所在。可再过若干年,还能到哪里找回乡愁?乡在哪?又愁个啥?